# 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九十九

宋 裴駰 撰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横鹿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切輓音晩衣其羊裘見齊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

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徳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濵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

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

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皐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絶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肮張晏曰肮咽嚨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

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

矜大也曰夸張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應劭

曰控引數若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

閫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宫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

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强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强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

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

非所宜言諸生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宫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䛕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

専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王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専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殺人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張晏曰搴卷也瓚曰拔取曰搴楚辭曰朝搴阰之木蘭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踪齊稷下之風流也駰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

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

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三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切駰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

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徐廣曰一作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

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

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駰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

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柰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黄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

生曰人主無過舉令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

細定海内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脱輓輅一説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史記集解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一百至一百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雷在瓊

史記集解卷一百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

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廼髠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廼乘軺車徐廣曰馬車也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

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

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揺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

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韋昭曰闚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

炫燿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市較請託金錢以自顧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

季布廼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

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

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

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峭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徳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閒皆為

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徐廣曰屢一作屨一曰履騶案孟康曰屨履蹈之也瓚曰屢數也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概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與欒布哭彭越

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

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史記集解卷一百

史記集解卷一百一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

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

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

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

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瓚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

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徐廣曰說一作說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駰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如淳

曰六馬之疾若飛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

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

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

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

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

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淳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

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音帳〕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

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

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徐廣曰棓一作服駰案文穎曰棓音陪秦賢士善術者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錯為人陗直刻深韋昭曰陗岸高曰峭瓚曰陗峻孝文帝時

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

九卿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

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讙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

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强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

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黄老言顯於諸公閒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張晏曰謂景帝立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變古

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史記集解卷一百一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顧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

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

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晉灼曰音牒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

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宮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岸邊曰廁也蘇林曰廁

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厠也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閒徐廣曰斮一作錯駰案漢書音義曰斮絮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廻顧南向故云南山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

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尉橋兩岸之中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

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

徐廣曰足一作止也

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

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閒漢書作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黄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

已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

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駰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而搏髀曰嗟呼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

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橛曰閫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襜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

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説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

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

史記集解卷一百三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温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内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

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

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禄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后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許慎曰古欣字韋昭曰聲和貌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

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内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五日一下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徐廣曰牏築垣短板也音注廁牏謂廁溷垣墻建隱於其廁洗滌也一讀牏為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蕩廁竇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吕静曰楲窬褻器也音威豆駰案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楲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

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窬晉灼
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
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
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內史慶醉歸入外
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
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
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
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

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猶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

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寛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

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
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
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
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
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
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天子曰倉廪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
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

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轄之類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

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劒不敢奉詔上曰劒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劒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换之也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

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爲河閒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閒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上以爲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卿其名也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

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

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

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出入後宫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期為不絜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於後宫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毁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禄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音於友反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

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詘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讇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史記集解卷一百三

史記集解卷一百四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劒學黄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

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還會陳狶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狶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

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辠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説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吕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

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

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

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

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

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

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

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

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

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錢物百餘人田叔取

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案史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

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

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是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
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
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
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
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
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
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
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

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劒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

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移猶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

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邉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仁為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

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閒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

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

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集解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一百五至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高鏡

史記集解卷一百五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者勃海郡鄚人也徐廣曰鄚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

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懐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

脤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

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
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
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
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
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
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
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
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

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積畜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

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

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

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爲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

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

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傅玄曰虢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虢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

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

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

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

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名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傅玄曰是時齊无桓侯嗣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瘀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

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

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

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

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徐廣曰意年二十六

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

音羈

咳

音該

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

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脈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罡）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

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絶而脈實者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

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名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罷又作猛）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遏心主（徐廣曰遏音唐遏者盪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

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蹙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内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

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

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作黽）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名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而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

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徐廣曰一作散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

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絶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絶乳下陽明故絡絶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内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内則三十日死

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潘滿如病者

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徐廣曰一云來然合合也是脾

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

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

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陽虛侯相趙

章病名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迵風音洞

言洞徹入四肢迵風者飲食下嗌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

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

意切其脉脉來滑是内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輙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名臣意診其脉曰風蹷胸滿即為藥酒盡三日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時風氣也心脉濁徐廣曰一作䢈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氣陰陰氣者病必入

中出及瀺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奴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来難是蹷陰之動也脈来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蹷陰之絡結小腹也蹷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蹷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

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蹷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技能為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

死法中王名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劒從王之厠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厠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菑川王美人懐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𦶇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

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名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

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汗流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

王病名臣意診脈曰蹶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急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駰案方言

曰東齊之閒壻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

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徐廣曰蟯音饒蟯瘕爲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桊又作秦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

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輙後之徐廣曰如厠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三

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則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

肝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
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
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
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
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
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
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
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

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瑜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

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衆醫皆以為蹷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瘠音才亦反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

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徐廣曰反一作及）者死切之得腎反（徐廣曰反一作及）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内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徐廣曰一作蹹）要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内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

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别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别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别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别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

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文以文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

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揺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

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一作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徐廣曰一作貿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

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

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
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
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
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徐廣曰胥猶言須也）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
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
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
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

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齲）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名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

上下經脉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脉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史記集解卷一百五